



野马 的草原

袁博◎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袁博◎著

野马的草原



草原的野马

袁博◎著

吉林出版集团

出版人：袁博

责任编辑：袁博

封面设计：袁博

版式设计：袁博

校对：袁博

印刷：袁博

装订：袁博

发行：袁博

总发行：袁博

分发行：袁博

地址：袁博

电话：袁博

邮编：袁博

网址：袁博

电子邮箱：袁博

QQ：袁博

MSN：袁博

论坛：袁博

博客：袁博

微博：袁博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长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野马的草原 / 袁博著. — 长春 :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8. 6

(袁博动物小说新经典)

ISBN 978-7-5585-2299-4

I. ①野… II. ①袁… III. ①儿童小说—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98502号

野马的草原

YEMA DE CAOYUAN

出版人 刘刚

策划 师晓晖

责任编辑 王婷 周丹 孟健伊

封面绘图 孙鸣远

封面设计 书虫文化

插画作者: 夏涛

开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 10.5

字数 230千字

印刷 北京盛华达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版次 2018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出版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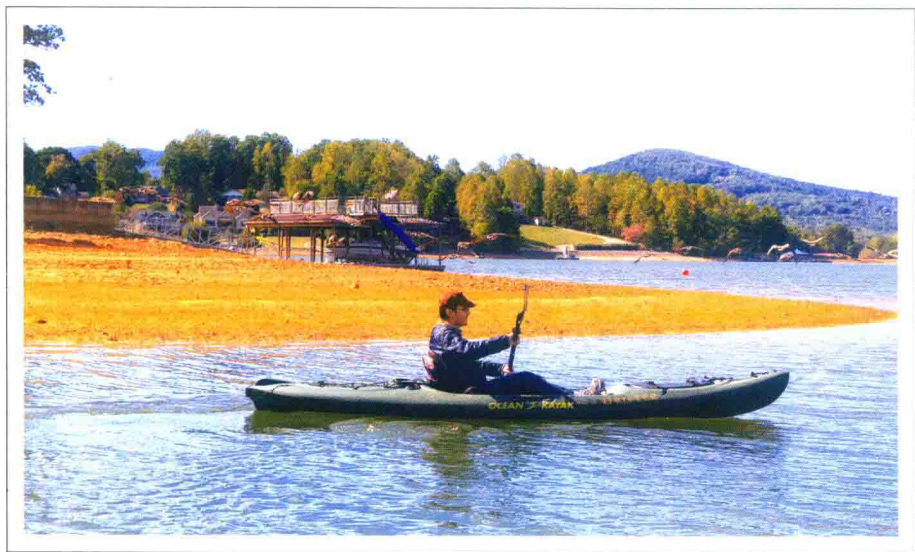
地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编辑部: 0431-860375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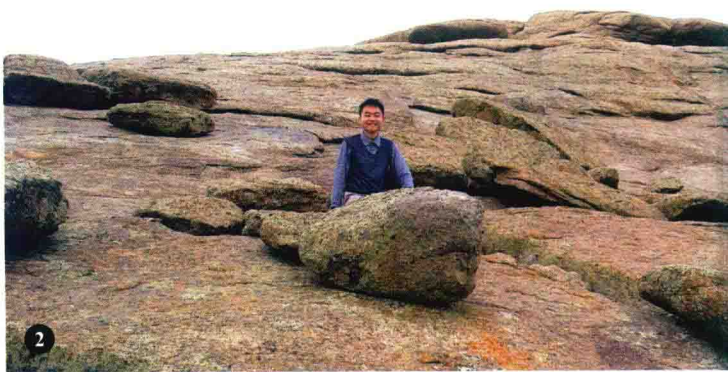
发行科: 0431-85640624

定价: 24.80元



与动物和自然相处的经历，是我进行文学创作的起点。这些经历不仅为我提供了动物小说创作素材，更教会了我如何去理解自然，影响了我的文学创作观念。和人类的孩子一样，年幼的动物在长大的过程中，需要学习许多生存必需的技能，需要面对许多成长中的考验与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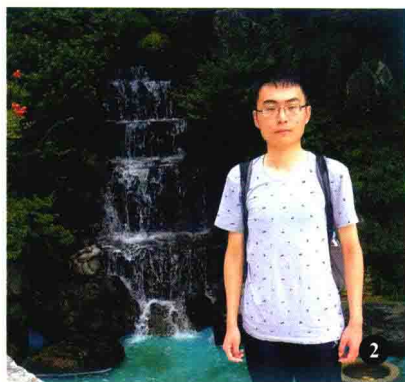
袁博



- ① 图书与艺术
- ② 站上独立石，远眺落基山
- ③ 书山
- ④ 身后，是深蓝色的大西洋



1



2



3



4

① 大象之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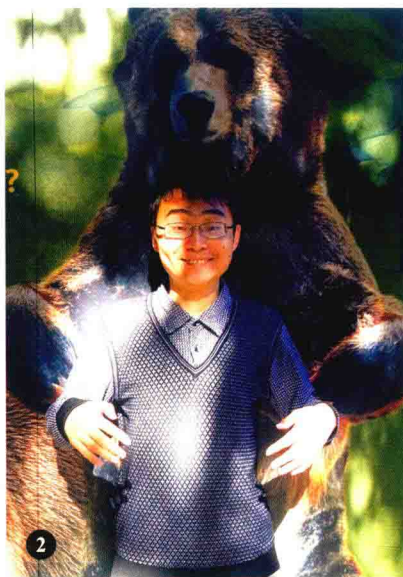
② 水之声

③ 沿着拓荒者的足迹

④ 正午的阳光，湛蓝的水面



1



2



3



4

① 我们

② 瞧！我是灰熊！

③ 在17世纪的北美殖民者小屋前

④ 夜晚，是与艺术为伴的时候

野马的草原

CONTENTS

目 录

野马的草原 001

小象成长记 041

巨颚虎点点 105

作者后记：我与动物小说一起成长 157

野马的草原

红和梦魇是在同一天出生的马驹，个头儿也看起来差不多。可红总是受欺负的对象。暗红色的皮毛下，包裹着红瘦弱的筋骨和神色萎靡的眼睛。尽管，红是马王的儿子。

—

初夏的雷在地平线上低低地炸开。

沉寂了大半年的草原终于解冻了，舒张开它的血脉。

河心爆出沙哑的长啸，巨大的冰川自中央裂开，砸入河底，溅开数丈高的巨浪。自南向北，一波波滔天的河水噬咬着前面的浪潮，滚滚北流。

色楞格河、鄂尔浑河、伊德尔河、楚鲁特河，一条条草原的大河吞噬着北方的冰山，汇入汪洋之中，搏动开漠北大草原的心脏——贝加尔湖。作为世界上最深的湖泊，贝加尔湖横亘在漠北草原中央，被草原民族称为母亲一样的海——北海。

海畔，响彻在清亮洁白的天地间的，是野马的嘶鸣。虽然已是初夏，湖畔依旧白雪皑皑。



这里，是世界上最冷的地方之一——漠北大草原。只有最强悍的灵魂才能生长在这里，生长在这片洒脱得不染纤尘的冰天雪地。

每一天，草原上都在书写着新的故事。

黑色，是黑夜的影子。在黑夜里降生的野马梦魇披着黑夜的影子。

梦魇，是一匹毛色比任何野马都黑得更纯正的野马，带着黑夜的天赋，披着黑夜的影子。生下后不久，产后虚弱的母亲就被冬季黑夜里因饥谨而格外穷凶极恶的狼群吞噬了。而梦魇，在侥幸逃过狼群的追捕后，留下了一条贯穿面颊的狭长伤痕——从鼻尖到眼角，如一条血红的蚯蚓，弯弯曲曲地延伸在那张黑色的脸上。

此刻，梦魇，正在一步步逼近红……

红和梦魇是在同一天出生的马驹，个头儿也看起来差不多。可红总是一个受欺负的对象。暗红色的皮毛下，包裹着红瘦弱的筋骨和神色萎靡的眼睛。尽管，红是马王的儿子。

红不知自己是该前进，还是退却。因此，它僵立着，纹丝不动，身体却在止不住地微微颤抖。面对梦魇，红感



到敬畏、恐惧、不知所措。

与那条血红的伤疤连接的，是梦魇黑沉沉的眼睛。那双眼睛，如一口古井，黑得望不见底。燥热的气息从梦魇的鼻腔里不耐烦地喷吐而出，渐渐近了……而红，正望着梦魇的眼睛出神，居然忘记了自己的处境。

梦魇走到红的面前，猛地抬起前蹄，重重地击在红的肩上。梦魇在发起进攻前，总是不声不响。

红狼狈地跌倒在泥泞的雪地上，打了好几个滚儿之后，带着泥糊糊的草渣，慢腾腾地站了起来。它抖了抖身上的泥水，眼巴巴地望着在大口吞食着青嫩嫩的草芽的梦魇。尽管时令正值初夏，在漠北草原，却还是冬春之交。这时候，去年积存在雪地下的枯草已经基本上被草原的食草兽消耗完毕。青黄不接之时，在湖边先长出的草芽显得尤为珍贵。

不去争，也不去抢，红只是僵立在那里，垂着沉重的头颅。忽然，一种液体涌上它的眼角，沿着鼻梁滑到它的嘴里，滋味咸咸的。原来，那是泪。

一岁半大的梦魇，更像一匹草原上的小强盗。趁着夜色，偷喝其他母马的乳汁；太阳刚刚爬出地平线，它就四





处寻觅可供果腹的草料，并随时准备挤开那些比它弱的马驹。

北方冬季的漫漫长夜，教会了它生存的法则，锻造出了它强健的筋骨，更锻造出了它那双像黑色的冷杉树一样阴郁的眼睛。

但是，梦魇不会做三样事情。或许，它永远也学不会：

一、它不会和颜悦色地对待任何一匹马。面对尊者，它卑躬屈膝、低眉顺目；面对卑者，它鹰视虎步、傲慢无礼。它放肆地大笑，斜着眼睛朝比它矮、比它弱的野马身上吐唾沫，目眦尽裂；面对那些不知由于什么原因，使它厌恶的野马，它冷冷地打量着对方，然后，或者离开，或者出其不意地将对方击倒在地。当然，并非所有野马都令它厌恶。但至少，它没有朋友。

二、它不会像其他马驹一样，在夏天的草地上追逐黄蝴蝶。那些黄蝴蝶金灿灿的，是所有野马童年时代的玩伴——它们乐此不疲地在草地上跑来跑去，跟在黄蝴蝶后面，可以一直追上哈马尔山顶，追到贝加尔湖畔。梦魇没有这份闲心，也觉得这样的游戏很无聊。它轻轻一跳，就可以扑下黄蝴蝶，然后快乐地微笑着，把蝴蝶重重地按在



草地上碾死，碾成粉一样的碎屑。

三、它不会到母马的腹下睡觉。在寒风凛冽的夜晚，母亲的腹下是小马驹的天然避风港，小马们会叼着母亲的乳头，享受着母亲的温暖。梦魇没有母亲，也没有父亲，它已经习惯于独自站立在茫茫旷野之下。天空，就是它的棉被。

梦魇从来不会做这三样事情。

如果说，童年时代的每一种缺失都是一种缺陷，那么，梦魇有这样的三种缺陷。

也许，正是这三种缺陷决定了梦魇一生的命运——一支天使的赞美诗与魔鬼的小夜曲交错、重叠、碰撞的变奏曲。

“呜——呦！”一声暴躁的嘶鸣，铿锵有力的马蹄声由远及近。

梦魇缓缓地把目光移向前方。

如朝阳般血红的烈焰，点燃了冰雪未消的草原。非凡的气势有如驾着涛声滚滚北流的色楞格河，让冰雪、大川和水一样明洁的天空奔入自己的胸膛，向沉寂的贝加尔湖泻出草原的最强音。



是天火，马王的儿子天火。

就像是火焰从天边呼啸而来。

跟随在天火后面的，是一群奔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小马驹，吐着乳白色的鼻息。

海风从海面上一波波漾起，带着浑厚的气味。在漠北草原诸族的语言中有着众多描述风的词汇，因为风的气息是如此迷人。

风，是马的披肩。

风的色彩，是骏马英武的雄姿。

天火是红的孪生兄弟，出生于烈日炎炎的正午；红出生于夕阳黯淡的黄昏。虽然同是马王的儿子，兄弟俩却显得全然不同：一个如同草原的猎猎北风，一个好似气若游丝的南风；一个是马驹群的头领，一个是马驹群里神色卑微的受气包。也许是由于出生时承受了草原夏日正午阳光的精气，天火生来就气宇非凡，一身如缎的火红色皮毛如同太阳光芒四射之时的天火，仅仅一岁半，它就有了与成年雄马不相上下的个头儿。

而红，似乎是毛皮褪色、缩水后的天火。在天火的马驹群里，红不过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是一个可以随



意欺负的对象。但是，只有天火可以任意欺负红，其他马驹不可以。如果有马驹在它没有允许的情况下欺负它的弟弟，那就是对天火尊严的侵犯。

天火，是决不会放过如此放肆的小野马的。

不一会儿，天火和它率领的马驹们就把梦魇包围了。

红抖抖身上的泥浆，摇摇晃晃地踱过来，停在圈子的外围——这里，才是属于它的位置。

天火踏着坚实有力的马蹄，立在梦魇身前，个头儿整整比梦魇高出了一个肩胛。梦魇把口里咀嚼的草料吞入腹中，直勾勾地盯着天火，一脸漠然。

围成圈子的马驹们安静地站立着，仿佛在等待某种仪式。

按理说，在这个时候，以“小强盗”而著称的梦魇该逃开了。和草原上贪婪的野狼一样，“小强盗”遇到弱的对手就会对其百般欺凌，直至将其吞噬；遇到强的对手时，“小强盗”总是会知趣地躲开。

这是无赖的处世原则，为了严酷的生存环境下能有一口草吃。

可惜，梦魇还不是十足的无赖。

